

開放文學－推理探案－施公案 第一一六回 刁氏女幾年得利 張豹兒一旦遭擒

且說張豹夫妻，二人商量動手。刁氏說：「你看見肥羊在那邊睡，瘦的在這裡。」張豹說：「肥的頭衝著鍋台，瘦的必在裡面了。」刁氏說：「你看真切，千萬不可撒謊。」張豹忙說：「我看準了，哪有撒謊之理。」刁氏說：「你快去把順刀取出來，老娘好去辦事。我再去聽聽動靜如何。」遂躡足潛行，來到西房窗櫺外面窺聽。聽罷，又用手暗暗推門，門也緊閉。抽身回來說道：「方才我聽得明白，俱都睡熟，門戶也是緊閉。老娘不得動手，你去從地溝進去，先揀肥的下手；剩下瘦的，我好試刀。兩匹大馬鞍轡，合那褥套內，必然銀錢不少。你要發財，就在今日。但有一件，你可在那肥的身上，多加小心方妥。」張豹見賀爺雄壯，又兼精細，早就怕在心裡了，卻又不敢明言。

聽得刁氏叫他在肥的身上多加小心，更覺著擔驚，說：「賢妻，從來咱們兩口子度日，全是商量，你出主意，我無不從。今日你去殺那肥羊；瘦的你便一就勢兒辦了。你看如何呢？」刁氏聞言罵道：「我把你這自在烏龜，你去忙置辦酒菜，好給老娘慶功。」張豹答應，自去收拾。刁氏換了一身青衣，帶了兵刃，入了地道。慢慢來至鍋腔底下，伸手取過一個替身——何為替身？就是地溝一旁放著一個胡蘆，大如人頭，拿在手中，又往上走了幾步。摸著鍋底，輕輕把鍋挪開，放在一邊。不敢就出來，拿著替身，往上晃了幾晃，蹲在一旁，聽聽動靜。

且說施公在炕裡頭，口中打著呼聲，眼不敢閉上。影影見鍋台上有物件挪動，施公吃一大驚，心中也是亂跳。天保早看準了：如何挪鍋，如何晃替身。他想著暗笑：這是你爺爺辦的舊招數，今天若不拿你們開張發市，枉為世間英雄。遂輕移身形，蹲倒挨牆，站立不動，圓睜二目。施公暗瞧天保離炕，心下著忙，身已無主，卻也輕輕的起身，慢慢的走到炕後面蹲著，口中仍不住地打呼嚕。且說那地道里面的刁氏，聽了半刻光景響聲，暗自歡喜。手扒鍋台，往上探身，聽著打呼之聲，由鍋腔內抖身上來。輕移蓮步，實指望臨近，就是一刀，斷送他們的性命。也是惡貫滿盈，大數將終，她萬沒想到有人暗算。適才賀天保目不轉睛，瞧定見她出了鍋腔，未上兩三步，賀爺把刀掄起，只聽撲咚的一聲，頂門上著了，腦漿迸裂，刀已落地，身子倒在塵埃。天保趁勢又是一刀，結果了她的性命。將刀掖好，連忙打火點燈，低頭來看，果是那個惡婦，連頭帶腦，削去大半。天保劈腿站在矮牆之下，抬頭見施公蹲在炕後面，圓睜著那只好眼，口內仍是打呼，還帶著哼哼之聲。連忙上前安慰稟道：「大人休要害怕。此店只有張豹夫妻二人。方才殺了個女的；剩下男的，也不過手到成功。千萬可別開門。我從鍋腔下去；大人把鍋安好，坐在鍋上面。」

單說賀爺順著地道，摸著牆，慢慢而行。到了上房底下，洞口透出燈光，不敢出頭。只聽上面有刀板之聲。探頭一看，只見張豹面向裡邊切菜，口內念叨說：「此時必定殺完了回來。若是酒菜不得，又要我晦氣。」正想那先前的幾個行客，陰魂必來纏擾，忽又聽見有動作，卻不敢回頭看，口中只說：「賢妻回來，必然成功。」言還未了，在左脅下就挨了一刀。「哎喲！」一聲，咕咚倒在地下。天保說：「這是你怕女人的好處！你的餘黨，現在何處？快快的說來。」張豹哀告道：「並無他人，只我夫妻二人。求好漢爺爺饒命。」天保說：「你們殺了多少人？」張豹說：「殺的不多，只有四人。好漢爺爺饒命罷！」

天保說：「你劫殺人的性命，這是報應循環，天理昭彰。」撲咚一刀，結果了他的性命。這就是「人見利而不見害，魚見食而不見鈎。」

好漢這才開門，手執鋼刀，來到院內。到了西房門首，就叫：「老爺開門罷！全殺完了。」話言未了，從房上跳下一人，掄刀便砍。飛山虎招架不及，往外一躡，跳在院中，舉刀招迎。

又喊道：「老爺別開門，還有餘黨。」登時馬棚上又跳下二人，一齊來戰賀爺。天保前遮後攔，上下翻飛，如入無人之境。事雖如此，究竟心內也是納悶。

且言施公鍋上坐著，又不敢動轉，恐怕鍋底下鑽上人來。

方才聞得天保叫門，心內稍安。才要動身，忽聽外面又喊不必開門。聽得外面戰鬥的聲音亂響，心中不由的又怕起來了。怕的是倘若戰敗，二命皆休。不言施公耽驚，且說那三人卻也不軟，二人使刀，一人使棍，圍住賀爺，死也不放，緊緊往上殺來。天保毫無懼色。正殺到難解之中，忽聽一人喊道：「二位賢弟，你看這東西，有些扎手，你我須要小心才是；若拿不住他，咱們回去，怎麼見得眾弟兄們？」二人齊說：「哥哥放心罷！大約他也跑不了。」言罷越加奮勇，上前圍裹。飛山虎雖在核心，倒也圍裹不住。天保一口刀神出鬼沒，來往衝突，並沒有一點落空之處。掄開寶刀，如翻江攪海一般滾滾的浪，無奈眾寇緊跟不捨。飛山虎想著不能傷他們，心中著急，喊道：「小輩們休得逞能，今日若不斬你們這些狐群狗黨，枉稱四霸天之名。賀祖宗如何懼你們。來來來！咱們決一死戰！」忽見二人停刀，一人止棍，說道：「莫非是賀大爺麼？」賀爺聞聽，倒覺吃驚，遂說道：「你們是何人？」不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